

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宋卷之四

蘆泉劉續編註

宋

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微乃圻內國也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

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以續殷祀

契本封商在上維故謂之商後遷亳

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湯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爲南亳較熟縣是也蓋有微水出陽城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爲微故命以殷然遷于相遷于耿遷于朝歌皆謂之殷以陳湯建國之所命也或謂之商以契始封之所命也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立爲宋公以奉湯祀脩其禮物作賓

王家其地漢梁國睢陽是也本唐火正閔伯之墟以其土火又爲大辰之墟微子卒立其弟衎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濬公子鮒祀焮煬公而自立鮒一作鮒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年卒子惠公颯立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卒遂太子與夷讓弟和是爲穆公穆公七年入春秋後景公三十六年獲麟傳六世二百七年齊魏楚共滅之。

穆公

名和宣公第七年入春秋隱三年卒在位九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辛酉隱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癸未葬宋穆公

穆作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孔父名嘉正考父之

子為宋司馬殤公與夷也宣公子穆公之姪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

先君穆公兄宣公也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于奉之以

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

馮皮水及穆公子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

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

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若已讓與夷是能賢而彰先君讓國之德矣猶曰彰

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也故當務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先君以舉賢為

功我若不賢是廢之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

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享之命以義夫

其受命為諸侯能以義讓人

商頌曰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

商頌玄鳥篇宜義也言殷受命為君皆以義所以能荷百祿

其是之謂乎

○公羊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

葬也

時謂諸侯五月而葬日謂者支于渴喻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

隱痛也傷其有過時而故不得以時葬過時而

緩也

不曰謂之不能葬也。

國無他故不能以禮葬親

當時而不曰正

也。當時而曰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

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

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

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

勃爲左師官

曰爾爲吾

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

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

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

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

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言不逐汝其意欲我反國

吾立乎此攝

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

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此論甚正

殤公

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姪。隱四年即位。桓二年弒。在位十年。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癸亥隱五年

○邾人

僖父鄭人

莊

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

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

後。

邾郛也。四年宋助衛伐鄭圍東門見鄭。

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

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

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

去聲今

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名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圍者環其城邑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郟之役也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又之也

伐不踰時

一時三月也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填音田來服者不復

壞也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擊也謂係累俘囚強其從如以物包柔而去也毆謂逐使歸已也二者皆股剝取於人故曰侵若斬壞則拍傷絕人故曰伐舊

註不通此侵伐義與傳異

甲子隱六年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又也

秋宋人取長葛

經書冬而傳書秋蓋秋取冬乃告也

乙丑隱七年

○秋公伐邾

公取邾而六年更與鄭平欲以邾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



伐邾欲  
以宋朱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計五年伐  
宋之師

丙寅隱

八年辛亥宿男卒

宿國乃風姓伏羲之後在東平無棣縣隱元年與魯朱大

夫盟同盟互赴以名而不赴故不書名胡氏曰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也

丁卯隱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公作

宋公不王

不供王職

鄭伯爲王左卿士

鄭莊公

以王命討

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後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地明年

爲魯取者在謀伐宋也

瑕鄆縣東南

戊辰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夏翬帥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奸辛

未取郟辛巳取防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魯癸丑盟

于鄧魯地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師期逆命故不書公子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

老桃宋地杜云會不書不告廟也六月無壬戌公

敗宋師于管宋地書公見齊鄭後庚午鄭師入郟

辛未歸于我郟邑名濟陰城武庚辰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防邑名高平昌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

不庭不備貢  
職于王廟也

不貪其

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勞去聲鄭伯以魯侯爵尊  
主其事故以地勞其功體

謂體勢  
規摸也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公羊曰取邑不曰此何以曰一月而再取也何

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

何春秋錄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

大惡諱小惡書

秋宋人衛人

宣

入鄭宋人蔡人

桓

衛人伐戴鄭伯伐

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取者敗其兵而悉  
俘其衆也傳例覆

而敗之曰取是也  
公谷作載鄭公作盛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入鄭蔡人從之伐戴

鄭與國開封封立縣有戴城或云舊考城縣是爲宋城改名戴

城地理志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八考城古留戴聲相近柱云在陳留外黃縣東南八

月壬戌鄭伯圍戴祭亥克之取三師焉

宋衛蔡師在戴

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

也

已巳隱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

命命被伐之辭令也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

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辛未桓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

孔氏父字也。孔子六世祖名嘉。胡氏曰。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三

月公會齊侯。

傳陳侯。

桓鄭伯。

于稷以成宋亂。

成遂其事

也特書其事所以貶也

宋華父督。

戴公孫考父說之子

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

之。

目迎其來目送其往

曰美而豔。

美而冶曰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

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

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君子

者顯言其可君上位子下民美德之稱也。惡謂弑孔父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隱四年  
國鄭東

門一也

取其禾二也五年取邾田三也邾宋入其

郭四也

伐鄭國長葛五也九年鄭伯以王命伐宋

六也

十年公敗宋師于菅七也宋衛入鄭八也宋

人蔡人衛人

伐戴九也鄭伯入宋十也十一年大

敗宋師

十一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

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

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

郕城郕國所造之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公

○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

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

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開也

開扞禦也

何以知其先殺孔

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

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

以字代謚時尚

未賜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

何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今按累者類事相緣

及也言本欲弑君而緣坐累累孔父故書及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曰有仇牧苟息皆累也舍仇牧苟息無累者乎曰

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

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

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

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

莊公

名爲穆公子殤公從弟桓三年即位莊二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兵甲亟作曰莊

巳丑莊二年

○乙酉宋公馮卒

閔公

名捷莊公子莊三年即位十二年卒在位十年諡法在國違難曰閔

庚寅莊三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丁酉註  
十年

○三月宋人遷宿

宿不欲遷而宋遷之其惡自見

○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戊戌註  
十年

○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

悖勃然

興盛貌

祭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忽速

且列國有

凶稱孤禮也

禮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稱曰寡

言懼而名

禮其庶乎

言權謂罪已名禮謂孤庶謂庶幾於興也

既而聞之曰公

子御說之辭也

御魚呂反說音悅  
莊公子問公弟

臧孫達曰

傳伯  
子文

仲父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已亥莊  
十二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出奔陳而問公不葬以  
著陳人黨萬之罪捷公作接

乘立之後

十年宋與齊大戰  
宋爲公敗見魯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

長萬

金僕姑矢名  
萬宋大夫

公右歆孫生搏之

搏取也歆音  
遠莊公之戎

右歆孫生  
搏而護萬

宋人請之宋公靳之

戲而相  
曰始吾敬

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病惡

十二年秋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宋地梁國  
有蒙城

遇仇牧于門批而

殺之

以手擊  
曰批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督即  
華父

督胡氏曰督純殤公有罪故刑不書

立子游

朱公

群公子奔蕭

蕭朱邑在

沂國蕭縣

公子御說奔亳

亳朱邑蒙縣西北有亳城

南宮牛

猛獲帥

師圍亳

牛萬之子猛其黨也

冬十月蕭叔大心

蕭大夫

及戴

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

游于宋立桓公

即御說

猛獲奔衛

南宮萬奔陳

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乘車并兵車陳去宋二百六十里一日至見多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

衛大夫

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

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

禦何註禁也言力疆不可禁也

其不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

公戰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

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

唯魯侯爾。淑善也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

虜也。

顧謂婦人言萬乃囚虜

爾虜焉故

又謂萬汝爲魯虜故譽之

魯侯之

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音豆頸也

仇牧聞君弒

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

側手擊曰

撥素葛反

碎其首齒著于門闔

闔易也

仇牧可謂不畏疆

禦矣

桓公

名禦說閔公弟莊公子莊十三年即位僖九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桓

巳巳僖八年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

日夷

即子魚桓公庶長子

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

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午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谷作三月御作樂

齊傳見

襄公

名憇父桓公子僖十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四年謚法甲冑有勞曰襄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子僖十五年

○冬宋人伐曹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見齊

丁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

書是月鷁同日也宋人以爲災告諸侯故書鷁谷作鷁週平聲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隕石自空墜結而隕其數五

六

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鷁水鳥也爲氣逆驅而倒逆飛

周內史叔興

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

先見者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是歲季友公孫慈卒

明年齊有亂。

明年齊桓卒齊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宋將霸而不能終其任此三事皆以

他事占之非隕石鳩飛兆故下文言之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庚辰傳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曹人，

共

邾人盟于曹南。

曹之南邾公作宋人

鄆子會盟于

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蓋鄆不及曹南盟，過宋

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秋，宋人圍曹。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

淮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北水旁有

妖神東夷社祀之宋襄國伯使韜子乾如子為犧牲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

不相爲用

牛馬羊犬豕鷄若祭其神不取用奉物

小事不用大牲而

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

德於一會而霄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霸亦難乎得死爲幸

齊桓公立魯僖公城邢夷嶺城衛楚立穆三士

國以屬合諸侯義士尚以祀齊爲而爲非實與城

繼絕猶曰律德是存人以事霸者尚不可况殺人

以得死爲幸也

宋襄以

而與之盟故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

崇侯也

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

言不增兵，但因其壘而崇，自服其教。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方，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詩大雅思齊篇刑儀法也。崇侯

寡小君也。知逆也。同詩言德能化人。

○穀梁曰：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

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

者，叩其鼻以衄社也。

衄音二，鼻也。擊其鼻血以壞祭社器。

辛巳，庚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鮮成也。蓋言當從人，欲而不當從己欲也。

壬午僖二  
十一年

○宋人齊人

考楚人

成盟于鹿上○秋宋

公楚子陳侯

穆蔡侯

莊鄭伯

文許男

僖曹伯

共會于

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主盟故序齊楚上稱人者罪其  
求夷狄以主盟也後稱公者見夷

狄執中國之尊諸侯也楚書人則疑非君故始書于  
四夷雖大皆曰子抑之也陳蔡鄭許曹書爵者見其

皆諸侯不能衛中國拒夷狄而反從之故皆序於楚  
下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孟

公作霍  
谷作粵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捷者軍所得也諸侯從楚伐宋  
而魯不與故來獻捷以脅魯不

言宋捷者穀梁謂不與楚捷於宋也薄史記  
作不薄山陽薄縣即湯都樊州考城漢薄縣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

鹿上宋地  
陰有原鹿縣

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

宋地鄭氏

曰鄭地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

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就會執之

冬會于薄以釋之。

孟即

諸會之

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賤曷爲賤，爲執宋

公賤曷爲爲執宋公賤？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

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

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

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

公意絕楚望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

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

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

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

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襄公圖伯

以誠信不逆詐故諱不言宋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目夷諱也。目夷遭難設權主國以救君故諱不言圍

○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耳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言楚夷狄不與其獨釋諸侯故不言楚

癸未僖二十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

僖滕子伐鄭

文○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中國也書及以敗宋主是戰也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

怒鄭如楚朝

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

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大司馬以別子魚

天之棄商久矣君

將與之弗可赦也已

赦謂止其天之棄絕也

弗聽冬十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既盡也。未盡波泓水。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列陣法。又

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門官織焉。或曰凡射大夫適于正體為門子。即門官。杜云守門者師行在右左。踞謂周

禮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織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重再也。敵被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班白二色。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爲軍與師也。險險也。因人在險。險而迫阻之。險於責及應。

未既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軍以鼓進。故謂進戰爲鼓。

不成列。應既濟而未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

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勅強也。贊，助也。

助也。雖阻隘，鼓未成列。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猶恐不勝，通上二節言。

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胡考元老之稱。老，人面凍，梨色如浮。

指故曰考。此言不禽二毛之非。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

何勿重？

明國之耻，以教戰在殺敵。故傷當重。此言不重傷之非。

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言愛二者則君不須戰。

三軍以

利用也。

軍陣為軍之軍利。猶便也。因便即用之。

金鼓以聲氣也。

聲宣也。金

聲之聲言以金鼓。宣倡士卒之勇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言當單其未既濟。

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聲盛致志，謂金鼓聲宣盛則士卒勇氣必盛。儻謂儻若未

成戰列此言當鼓未成列。

○穀梁曰日事遇朔日朔

釋書

春秋三十有四戰

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

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

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耻也

釋書

尊未師來言楚人卑且兵寡

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

之喪

齊桓死伐齊立孝公

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

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

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

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

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



曰以報其耻哉

言古者出師若非以興本國則必伐他國無道不為報耻

宋公

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

險而擊之勝無幸焉

若要而擊之其勝可必非侥幸也

襄公曰君

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頃其出旣出旌亂於上陳

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

不鼓不成列頃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

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

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

也信也

言也信也作言也

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

勢也。

機其不知時勢信而不通故爲楚敗

○公羊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禮以定國安民，宋襄已窮兵黷武而

公羊以不設不成列爲禮非也

甲申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音民谷作閭宋邑高平昌邑

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山陽郡東緡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會故

不書葬公作慈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

也

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不會故孝公伐之申見齊

夏五月宋襄公

卒傷於泓故也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

以惡報惡也

十八年宋伐齊喪令齊因其敗而伐之

成公

名王臣襄公子僖二十四年即位文七年卒在位十七年陸法安民立政曰成

乙酉僖二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成 還入於鄭 文  
十四年

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 鄭大 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 周祀宗廟 賜胙於宋 有喪拜

焉 宋甲周喪 王特拜之 豐尊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

也

丙戌僖二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嫁宋大夫 蕩氏其子又娶於魯

伯姬爲其子逆稱婦緣姑言之辭也 婦人越 宋殺 竟逆婦公不使大夫主婚而自主之皆非禮也

其大夫 不書名無罪 且言妻也

丁酉文 ○兩螽于宋 自上而墮其多有似 於兩也來告故書

秋兩螽于宋墜而死也

○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

柰何茅茨盡矣屋之茅茨播著於上見於下謂之

雨

辛丑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谷作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公孫

友爲左師

日夷子桓公孫

樂豫爲司馬

數公孫鱗矐爲司徒

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以武公華御事爲

司寇督孫戴族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菑猶能庇其本根菑葛類曼延故君子以爲比况

國君乎此諺所謂鹿馬而縱尋斧馬者也

八尺曰尋以量

木隋登曰斧以伐木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

攻公殺公孫固

莊公孫

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

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昭公弟

昭公即位而葬書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

名杵臼成公少子成公卒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立昭公文八年即位十六

年弒在位九年諡法容儀恭讓曰昭

壬寅文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周襄王之女兄昭公適祖母

昭公不禮

馬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聖皆戴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

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

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

公子蕩之孫效

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卿從大夫位魯賢

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且為請

亦書以官皆貴之

也

甲辰文

○冬狄侵宋楚子

穆蔡侯

莊次于厥貉

厥公作居

十年 貉音麥春秋先中國後夷狄序祭於楚下深罪之也

陳侯

共

鄭伯

穆

會楚子于息及遂及蔡侯次于厥

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

華元父

曰楚欲弱我也先為

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

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宋藪名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宋公爲

右孟

孟田獵陳名

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

期思楚邑即弋陽期思縣復遂其邑尹也

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

皆楚大夫

命夙駕載燧

燧取火者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

狗

扶音叱捷也僕御也

或謂子舟曰

即無畏字

國君不可戮也子

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

茹

詩大雅烝民茹吐也茹納也言仲山甫不畏強而侮弱也

毋縱詭隨以謹

罔極

大雅民勞篇詭隨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者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不縱容詭隨所

以謹爲惡無窮之人也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乙巳文  
十一年 ○公子遂如宋 魯姑聘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戊申文  
十四年 ○宋子哀來奔 子哀字也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蕭宋附庸。哀爲守封。不彈官。還仕宋爲卿。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書字

以貴其不居亂邦。變身以行道也。

己酉文  
十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不稱使專。行無君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 華督會孫 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

華孫貴之也。 司馬。主兵之官。兵政莫急於馬。故以名官其位。貴矣。魯人見其率厲以來。

賁之故特書宋司馬如司城效節賁之而書司城是也書華孫見其為華督之孫如仲孫季孫類其不討賊使繼掌

兵權罪自見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

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

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稱言已罪人子孫不敢辱魯君宴請受命於亞

旅上大夫與已宴無故揚祖惡是不敏言魯人明非公論也

庚戌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即文公昭公庶弟

宋饑竭其粟而貸

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羞膳之致

滋味者珍異言非常也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數咨也

國之材

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桓襄成鮑乃成子

公

子鮑美而豔

美好也豔影動人也

精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襄公夫人乃周襄王妹鮑適祖母

乃助之施

一本作夫夫昭公無道人助之施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

御事子督

曾孫代

公孫友爲左師

目夷

華耦爲司馬

代公鱗子印

矚爲司徒

矚音貫桓公孫

蕩意諸爲司城

公孫壽子公子蕩之孫

公

子朝爲司寇

桓公弟代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

及焉

禍及也

棄官則族無所庇

言已所以不能不爲司城

子身之

貳也姑紆死焉

紆緩也

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

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

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

公子

至於君祖母

夫

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

謂內不能得上下之心諸侯必以己爲無道而

不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

左右而使行

逃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

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甸郊甸之師也蕩意

諸死之

意諸知國人將弑君而不能正知昭書曰公將兄殺而不能正故不書其死

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人者一國人之所欲殺故不稱臣例凡弑

稱君君無道也

文公即位使毋弟湏爲司城

代意華耦卒

而使蕩虺爲司馬

虺意諸弟

文公

名鮑成公子弒兄昭自立文十七年即位成二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諡法學勤好問

曰文慈惠  
受氏曰文

辛亥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

會于扈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

也昭公雖以無道見弒文公猶宜以弒君見討不能討罪失其卿職故書人○晉侯蒐

于黃父黃父晉地一名黑壤父音甫遂復合諸侯于扈十五年晉侯合

魯衛成宋昭蔡莊陳靈鄭穆許昭曹文于扈謀伐齊見齊平宋也公不與會齊

難故也特齊伐魯西鄙明不序誘侯非以公故書曰諸侯無功也不能

平宋亂  
討賊

士子文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湏以作

亂

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湏文公弟

十二月宋公殺母

弟湏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戴族華樂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

蕩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

即華耦之館

遂出武穆之

族

穆族黨於武氏使公孫師爲司城

字仲江莊公孫

公子朝卒使

樂呂爲司寇

杜云呂戴公會孫今按當爲玄孫

以靖國人

甲寅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曾敗績又書獲華元明大

夫雖貴與師等也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

元年晉宋伐鄭見鄭

宋

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

在陳留襄邑縣南

宋

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人馘百人

馘軍法不服則殺而取其左耳

狂狡輅鄭人

狂狡

宋大夫格迎也

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

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一本無爲字

戎昭

軍制昭明于上

果毅

以聽之之謂禮

果敢決毅剛能立也聽從也

殺敵爲果致果爲

毅易之戮也

易反之也及其道必受戮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

去聲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疇昔

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馬也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雅角弓篇今詩作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辱不讓至於已斯亡言斟為御怨元不辭職而遂亡也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

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

子之馬然也即羊斟卑賤得先歸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既合而來奔合註猶吞也按合會合也於義亦通宋城華元為植

巡功杜云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睥其目睥戶板天大目也杜云出目也瞻

其腹瞻大腹也棄由而復于思于思思音顯于思多髮貌若讀本字則來

葉棄由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華元使云牛則有皮犀



兕尚多。棄甲則那。

那猶合也。雖棄甲何害。

役人曰：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

言雖有皮無丹漆亦不能成甲也。豈可棄之哉。

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衆我寡。

夫輔後人。

乙卯宣三年。

○宋師圍曹。文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毋弟湏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甲子宣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

朱附庸國。杜云十一月無戊寅，戊寅。

是十一月九日。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

蕭蕭潰申公巫臣曰

即屈巫字子巫為中邑尹

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

遂傳於

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遠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

皆楚大夫無社素諷叔展故因卯字之還音旋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

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眇井而極

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

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杜註以麥麴山芎窮爲禦濕物欲使逃泥水以免無社不

解其意故曰無以河魚腹疾爲濕疾無社方知故欲入井使經已義不甚通今按麥麴教之逃於水

無社言無木可逃山鞠窮教之逃於山無社言無  
山可藏河魚腹疾謂魚從內漬爛公羊云梁魚爛  
而亡即此義也謂蕭濟奈何無社言已藏於井且  
以茅經爲識汝見茅經哭之則已矣此皆隱語不  
敢正言晉音  
劉慶井也

晉景人宋人衛穆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

成衛人救陳

楚敗晉于邲又滅蕭故諸侯懼而  
同盟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晉原穀

即先穀  
先軫後

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曰恤病討貳於是鄉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  
救之不討

貳也楚伐宋晉  
不救不恤病也

宋爲盟故伐陳

時楚勝陳復  
封之屬服楚衛人

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  
孔達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乙丑宣  
十三年 ○夏楚子莊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立之盟，唯宋

可以免焉。

謂伐陳討成  
救蕭恤病

丙寅宣  
十四年 ○秋九月，楚子莊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申舟即文  
之無畏文

十年，秩宋僕者，假道謂過宋假道之禮也。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

於鄭。

馮楚大夫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昭

昭

也。聳，讀也。各舉耳。昭，文也。

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

犀舟之子以子託王而行，亦必死也。

及宋，宋人止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以宋如楚邊鄙，鄙邑故不假道。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投袂也。袂，衣袖也。

屨及於室，皇

室，皇寢門闕在門兩旁至。此即番屨社云。室音經。

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

於蒲胥之市。

蒲胥，楚市名。以上皆言其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丁卯宣  
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

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晉大夫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

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汗。

汗，濁穢也。

山藪藏疾。

藪，林藪也。疾，惡物也。

瑾

瑜匿瑕。

瑾瑜皆美玉名。瑕玉之病也。

國君含垢。

忍垢也。

天之道也。

自然之理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

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有樓使呼宋

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也即就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

命爲信信戴義而行之爲利載乘謀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君制命之義信無二命

故臣承命之信君之賂臣不知命也我既受晉命

無奉君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廢陸又可賂

不知臣信無二

命君制命之義

命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許楚則得

不死以成晉君命祿福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考成

也即成命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

首於王之馬前申犀母畏之子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特僕僕御也曰築室反

耕者宋必聽命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古者兵出於農故曰反耕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杜云兵法因其鄉人

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元蓋用此術起之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友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二已

夫大

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友乘堙而

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友曰子

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疲也曰何如曰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

聞之也圍者掛馬而秣之掛其口使不食使肥者

應客擇其肥者使應是何子之情也情實華元曰



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友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友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友曰備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喜甚矣備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友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

後歸爾

禁合止此示無去意雖朱知有七日糧猶取之而後去

司馬子友曰

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賤平者在下也

壬申成二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屨炭

燒給爲炭以

益車

馬

益車馬而埋之

始用殉

用人從葬

重器備

重猶多也

椁有四阿

阿棟

也四角設棟是爲四注椁王葬禮

棺有輪檜

輪檜旁餘棺上飾亦王禮

君子

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宋卿

臣治煩去惑者也

頌多猶

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後也

殺母

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臣

謂不得爲

癸酉成三年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葬

共公

名國文公子成三年即位十五年卒在位十三年謚法敬事供上曰共

甲戌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共公即位

乙亥成五年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

而歸

國龜文公子宣十年代華元質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諜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惡其為亂

丙子成六年

○衛文孫良夫帥師侵宋○公孫嬰齊如晉

景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嬰齊殺子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說音悅

渾音

以其辭會也

五年晉景會諸侯盟羸牟鄭服也欲復會宋辭以子靈難見鄭

師于鍼

衛地

衛人不保

衛人信晉故不守備

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即嬰齊秋孟獻子叔孫

宣伯侵宋晉命也。

戊寅成八年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

○衛人來媵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即伯姬宣公女成公妹為宋共公夫人從夫媵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壽即公子蕩禮也○衛人

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杜云必以同姓者參骨肉之親所以息陰訟按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伯

姬賢聞於速故來媵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巳巳成  
九年

○二月伯姬婦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二月伯姬歸于宋

諸侯親迎常事故不當逆者

○夏季女子如

宋致女

女嫁三月廟見則成婦矣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伯姬賢魯室之故使卿致然賢非

禮也

也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取驪父爲女韓姑擇國而嫁之莫如

韓樂因喜其有此今居爲韓姑燕譽以此魯得宋也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穆姜伯姬母聞

文子言朱樂喜而出謝其行之勞苦婦人夫死稱未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敢拜

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

文子得巳意

晉人來媵禮也

亦媵伯姬

庚辰成  
十年

○齊人來媵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伯姬賢聞於諸侯故

諸國

三國來媵非禮也

古者諸侯三歸嫡夫人行則媵從二國來媵亦媵

媵從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三國故為非禮

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

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註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賢

為三國爭媵故大其能容納幣致女來媵皆以為錄伯姬也

乙酉成  
十五年

○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

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

爲右師

御事于華

魚石爲左師

目夷子魚孫公蕩

澤爲司馬

蕩意諸子公孫壽孫

華喜爲司徒

督玄

六世

公孫師爲司城

莊公

向爲人爲大司寇

向戌

後鱗朱爲少司寇

鱗孫按世本

向蒞爲大宰

向戌

後桓

魚府爲少宰

公孫友子目夷孫桓曾孫

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

文公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

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即元

司城莊族也

即公

六官者皆桓族也

魚石蕩澤向爲人

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

桓族盛故不敢討

且多大功國

人與之不及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滅

其右師討猶有戍在

即向戍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桓氏雖

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

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即蕩澤

書曰宋

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本宋公族還害公魚室故去族以示罪

石向爲人鱗朱向幣魚府出舍于睢上

睢水名五大夫畏同

族罪將出奔故先出舍於此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

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

速而言疾有異志正而

疾心不專此也

若不我納今將馳

矣登立而望之則馳元果馳而從之則決睢澨閉

門登陴矣澨水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爲左師老左爲司馬戴公五世孫樂商爲司寇

戴族以靖國人

平公名成共子成十六年即位昭十五年

丙戌成十六年○鄭成公子喜帥師侵宋鄭至是叛晉附楚爲楚加兵于宋故

書侵

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洧鵲酌二音宋也樂懼戴

公六世孫將鉏樂氏疾退舍于夫渠宋地不徹鄭人覆之敗諸

洧宋地近夫渠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戊子成  
十八年

○夏楚子共

鄭伯成

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

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交曹門外

曹門朱城門也

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郟

音夾宋邑名

楚子辛

楚大夫

鄭皇辰

鄭大夫侵城

郟取幽立

宋邑

同伐彭城

宋邑

吳晉

納宋魚石向

爲人鱗朱向濬魚府焉

濬以害朱大夫于

以三百乘戍

之而還書曰復入

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

凡去其國國逆

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

曰復入

凡大夫出奔若本國逆之以繼人復曰入謂原無位者若有位者逆而復其本位曰

復歸若諸侯以師納之利於本國曰歸宋人患之若季子來歸之類納以害本國曰復入

西鉏吾曰

音沮魚宋大夫

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

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言若

楚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德於我我當感其惠事之不敢攜貳然大國責人厚雖事之如邊鄙尤憾

恨此吾之患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政以間吾憂亦吾

患也

若不惡此五人用之於楚使佐政以間鄭之隙而伐之亦吾之患也

今將崇諸

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女姦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崇尊也謂封之也披分也夷庚吳晉

往來之要道言今楚不惡不用封崇諸侯之叛人分與彭城地以絕吳晉之往來然披宋地以逞其

叛臣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楚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為憂哉且事晉何

為晉必恤之

○七月宋老佐

宋司馬

華喜

宋司馬

圍彭

城老佐卒焉。

○冬楚人鄭人侵宋。

黨叛臣故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屬宋公衛侯獻邾子。

宣齊靈

崔杼同盟于虛打。

打他丁反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爲政。

即韓厥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

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白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

角之谷。

朱地

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李文子問師數

於臧武仲。

武仲宣叔之子

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

之佐也。

荀盞乞師在十七年

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

獻子會于虛打

宋地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時成公卒

已丑襄元年

○仲孫蔑會晉

韓

欒黶宋華元衛

欽

甯殖曹

成人

莒

此黎人邾宣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

楚已取

追書也

史

無宋字夫子進書之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也謂之宋志

志記也

言為宋討其臣竊邑之罪且不

故改晉史示宋書法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

歸寘諸瓠丘

晉城河東郡涇縣東南有壺丘亭

齊人不會彭城晉

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齊靈公太子

○公羊曰。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

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

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若本

族罪見及出奔無罪今人彭城與君相拒然後有罪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

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庚寅襄二年 ○鄭成師伐宋。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美以彭城故令鄭伐之書師見其衆也

甲午襄六年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華弱與樂轡即子少相狎。親長相優

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

杜云以弓加其項若械在

手故曰楛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司馬

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

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

罕即樂喜

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幾日

言不久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丁酉

九年春宋災

災公作火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

喜即子罕

使伯氏司

里

伯氏朱大夫司里爲里宰

火所未至徹小屋

徹折去也

塗大屋

塗泥

也陳舂揭

舂音本質籠盛土器揭九錄及土聲也

具綆缶

綆汲索缶汲器

備



水器

盛水者

量輕重

計人力

蓄水潦積土塗

塗泥

巡文城

巡行也

繕守備

繕治也

表火道

表火所向

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臣華元子為司徒五縣為

隧使逐官納郊野保守民救火踵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鄭鄭鄭鄭然則正徒郊內之民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閱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

司刑等之事也官各具其司守皆祿而不代攝兼理則事不亂向戍討左亦如之

戍桓曾孫為左師

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

遄為司寇刑器刑書也使

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郎

皇父充石後十世宗卿為人之子大司馬也率馬甲兵司馬之職武守武備之守也使西

錡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

社云錡吾大宰也府守六官之典今

按官府之守即做宮是也司宮即周禮宮正掌玉  
宮戒今糾禁者巷宮內道伯長也皆以寺人為之  
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四鄉正朱

也疏云鄉為一軍宋大國不過三軍  
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祝宗用馬子**

**四墉**  
祝宗大城以積陰之  
氣故祀四面城以積陰之

外盤庚弟小乙乃宋微子八  
世祖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晉侯問於士弱曰**  
士弱

真子之子  
即士莊子  
**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宋問

何故自知  
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

**出內火**  
火正掌火之官長也心大火東方蒼龍星  
也為豫州宋地味音畫鵲火南方柳星也

為周地食謂封大正於分野之地也  
春大火見在東辰位鵲火見在南未位  
季秋大火伏在西戌位鵲火在北丑位

火二火俱有出納下因宋故止言大火鵲註  
納

是故味爲鷄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商立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

道也陶唐堯有天下之號闕伯帝嚳高辛氏之子爲唐火正商立即豫州宋地大火分野故封

闕伯於此祀大火而紀出火納火之時也相土帝嚳子契之孫也契封爲商侯故相土亦主大火祀

也闕觀也杜云數也象禍敗之兆也言宋乃商之後主大火今春大火出乃災可見火出而火之也

是以往日公道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

知也亂則事變無常故不可前知

癸卯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納此以請死也以請免於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

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里有里宰治其政令故其於此以免其盜使治

王者治之賣此玉富然後使越鄉歸復其所也

乙巳襄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閱華元之子御事孫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弟臯比閱子弱

之也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

左師之後鉞如刀向戍爲宋左師食米於合故

臣所使之賊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殺吳於此也

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

幽閉界與也閉吳之妻以索其

也王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

華臣時為宋卿

大臣不

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

不順不猶道也蓋掩其罪不問也

乃舍之

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策馬揮也成惡華臣等其

謀之失故為短策且過華臣門必騁惡之甚不欲其見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

瘞狗瘞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瘞音制狂狗也國人本為逐狗如華氏臣以素有罪不知逐狗懼以為逐已故奔陳也宋皇

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乃今九月正故

故子罕請浹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哲實興我後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一作阜門皇國父白而居近此也

邑中之

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色而居也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

者而扶其不勉者

扶音叱擊也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辟燥濕寒暑

謂門戶閉塞

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

以爲後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區區小也詛謂與後也祝謂獲心也民有詛祝則在位不

和致亂也

甲寅襄二十六年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谷作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平公母伯姬也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

公入夕

平公夕見其母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異也謂顏色非常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

佐即元公貌惡心善

柔太子瘞美而狠

狠美心狠美

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

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惠墻氏伊戾名

秋楚客聘

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淫與楚客相知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音太子不惡爾乎

對曰小人

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同

供言已不敢以怨故事太子有貳心且有外臣無內臣臣內師也故請往供內

遣之至則

飲用牲加書徵之

飲音坎伊戾詐掘地作坎用三加盟書為太子與客謀亂之故

驗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召佐請於公救已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多言亂人意也欲

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

乃亨同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也問之

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

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

傳言宋公嬖寵妾左師於內，故大子無罪而死。

乙卯襄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

時會諸侯欲拜兵見楚

曰請免死之

邑

免死謂請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請賞邑

公與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

以兵威欲畏而上下惠順

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

若列兵是無兵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

金木水火土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是去金

兵之設，義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蔽其也

縱無大計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實向戌之書字而棄之於地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司城子罕官名

左師曰我將亡

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鄭風羔裘篇司主也喜即子罕

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恤愍也收受也今周頌維天篇作假以益我

戊午襄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谷無宋字

○秋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廢居三十

四年其年蓋六十矣

或叫于宋大廟

一本無大字

曰禧禧出出

杜云禧禧熱也出出戒伯

鄭註周禮作誦誦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亳社殷社疏云

為其社伯姬魯女欲使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

姆也姆音茂女師也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及為大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叔弓魯卿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

見以災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

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

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真為行者也伯

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毋下堂。

註禮后夫人必有傳毋所以輔

正其行衛其身也。又云。還老大夫妻為毋。傳至矣。毋未至也。逮

乎火而死。

○晉平人齊景人宋人衛襄人鄭簡人曹武人莒穆

此

人邾

悼

人滕人薛人杞

文

人小邾

穆

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

戊雖非歸財失信亦與是會不足列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

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戍衛北宮佗

佗北宮結

子

鄭罕虎

子史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

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

名皆棄

龍謂族也

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信故其神升降皆體上帝

又

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

又舉逸詩淑善也止容止

也載成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充之也不

書魯大夫諱之也

不書故

乙丑取六年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

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

大宋

夫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

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

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代右師

亥合比弟欲代比爲右師

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

爲合

比設實其事

曰聞之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夫也必亡

夫謂華亥本文夫不應爲此今爲之故知必亡檀弓云夫夫是也之夫杜

云賤大

夫非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猶何得也言汝自喪宗室汝於他人何所得他人亦於汝何所得蓋言親自親踈自踈不當自害其親而他人決不相爲也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女其畏哉

詩大雅板篇也言宗子屏扞如城無使壞之而獨自乃爲畏也

已已昭十年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成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平公太子佐也

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

位喪位也熾炭故使

地生溫

比葬又有寵

庚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公作正月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元公

名佐平公子昭十一年即位二十五年卒在位十五年謚法能思辨衆曰元主義行

德曰

元

辛未昭十二年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

華定

通嗣君也

元公新即位

享之爲賦

藜蕭

小雅篇名

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

懷

首章有燕笑志方懷思也

寵光之不宣

二章有爲寵爲光宣揚也

令德之

不知

三章有令德壽豈

同福之不受

四章有萬福攸同

將何以在

在居位也

已列昭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華氏戴族向氏桓族華

定

孫華亥合此

與向寧

向戌子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謀先  
為亂

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

誘使來  
問疾

公子問之

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下

六子皆  
元公黨

拘向勝向行於其

廩

二子亦  
元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劫  
公癸卯取

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欒即宋景公辰  
乃欒同母弟也

地乃辰之兄  
皆元公子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憾向寧之子羅

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  
作歸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  
子

公孫忌樂舍

舍樂  
喜孫

司馬

彊向宜向鄭

宜鄭皆  
向成子

楚建

楚平王之  
太子

鄭申

小鄭穆  
公子

出奔鄭

八子宋大夫皆元公黨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

潁川長平

縣西北有闕亭

敗子城

城之衆爲華氏敗

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

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上食音嗣

公與夫人每

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

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

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

費遂爲太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敢

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攻華氏求去憂恐殺質子是益長其憂也

去長北音上聲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

不忍其詢

耻辱也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

即華

無應向

戊辰華向奔陳

華亥向寧華定也

華登奔吳

登費遂之

子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

誰納我且歸之有庸？」歸大子使少司寇慝以歸。慝

亥庶兄使以公黃子歸公曰：「子之齒長矣。」齒年也不能事人以

三公子為質，必免。言年長不能也。國事人為臣，送三公子歸為質，可以免死。公

既入，華慝將自門行。行出也公遽見之，執其手曰：

「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汝也。所，所居位也。

庚辰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南里繫之，宋見叛，臣逼君已甚，分國而居也。公作畔。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公御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

亟言之

亡人華亥等亟數也

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謂亟

奔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

謂亟再奔

對曰君若愛

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

君若愛司馬則亡去國以避難

然死不能逃若可逃則在外亦不為遠言雖亡亦不能免華氏難以恐動公

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使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

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貊將使田孟

諸而遣之

田獵也孟諸藪名

公飲之酒厚酌之賜及從者

酬酒帶也

司馬亦如之

賜費遂亦同

張句尤之

句華罪臣尤怪賜之

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

子皮即

也以劍齊宜僚而問其故也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

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解其父出奔則遇

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

鄭翩殺多僚任翩皆卿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亥向寧

等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衍華掎禦諸橫梁國雅陽縣南

有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城南門也南里宋城內里名

六月庚午宋城舊廩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廩舊城也桑

林宋門名華氏居城內南里宋城以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齊烏枝鳴戍宋烏音汙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廚宋邑濮其大

也夫名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已先則掩不備而奪敵心已後則擊其怠而待氣竭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若吳師入南里已悔無

及也從之丙寅齊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

商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雒古禽反華

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

可籍死而不能送亡籍借也君請待之乃拘曰揚徽

者公徒也衆從之徽微也公自揚門見之惟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

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

備長兵也

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

之

北敗走也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詐言得華登首以恐華氏安宋衆

遂敗華氏於新里

華氏所取邑翟倭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

倭力主反宋公臣居新里既助

公戰敗華氏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

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

姓他口反

華氏族居公里助華氏戰敗公亦復歸公里與公同居傳言古之爲軍不營小忿

十一月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城前奔晉故以其師至救宋

曹翰明

夫一作胡

會晉荀吳

中行穆子齊苑何忌

齊大夫

衛公子朝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

宋地

鄭翩願爲鶴其御願

爲鵝

皆華氏黨願爲二陳名

子祿御公子城

子祿即向莊董

爲右

一本作莊  
蒞父

干欒御呂封人華豹

豹華氏族爲呂  
邑封疆之宿故

云一本  
無華字

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反之

怒其呼已  
反還戰

將注豹則闕矣

城將傳矢於弓  
豹彎弓射之矣曰

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平公城之父  
尚庶幾也

豹射出其間

出

子城子  
祿問

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

狎更也城  
言若不與

我更迭射則汝爲鄙夫  
故豹抽矢讓其射也

城射之殪

豹死張句抽爰而

下

爰長丈二爲  
豹報擊城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句軾  
句擊

城折  
車軾

又射之死

句干欒請一矢

欒豹車御  
請一矢死

城曰余

言女於君

欲活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同乘  
共伍

死則俱死  
乃軍法

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

擊又死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

貙曰吾爲欒氏矣

晉欒盈還晉作亂死在襄二十二年

貙曰子無我

廷

廷杜云恐也今按誰也

不幸而後亡

不幸然後亡幸則事未可知也

使華

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

出

犯公師出送華登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

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

犯楚太宰

曰諸侯唯宋事其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辛巳昭二十二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

華向公族故稱父兄

拜命之辱抑

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

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亢統也獎勵也

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

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

知困知不

得出也耻無功以不能出華氏爲耻也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

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定華驅華

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華定華驅華

公孫忌爲大司馬

代華費遂

邊卬爲大司徒

印平公魯孫代華定

樂祁爲司城

樂祁卑子年之孫

仲幾爲左師

仲江孫代向寧樂大

心爲右師

代華亥

樂輓爲大司寇

輓音晚子早孫

以靖國人

終二十年梓慎望氛言朱亂三年後弑兄曹

甲申昭二十五年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地陳留

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卒於封內特出地以表其納公之賈也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天子樂卽位於

廟已與平公

元公父

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

猶善寡人之罪向

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枅所以

藉幹者

揚蒲田反耕者附棺中卷牀以藉尸者幹骸骨也

請無及先君自欲

此

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

敢知

昵宴昵近宴樂之事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

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

棘

○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

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見爲魯出而卒也

乙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景公

名欒史記名頭曼元公子昭二十六年即位哀二十七年卒在位四十八年

書大憲

曰景

丁酉定六年

○秋晉

定人

執宋行人樂祁犁

執非其罪故書行人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

樂祁即司城子梁子罕孫

曰諸侯唯

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宰

臣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

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晉故多門恐有祀難故請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

祁立後雖身死不亡其祀

行也見溷而行

見其子溷於君立之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

於繇上獻揚楯六十於簡子

楯干楯也以楊木爲之

陳寅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

已亥定八年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

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

即范獻子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

私謂子梁曰。

即樂祁

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

恐宋叛故止祁爲質

子姑使溷伐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

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

大行山在

晉東南 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乃止諸州

州晉地

庚子定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

樂祁族

且逆樂

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

向戌曾孫

且逆子

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子明祁之子濁也右師大心子明之族

父也詳文義是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宮西宮出謂使之出別居也蓋以其擊鐘故杜云右

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非

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

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

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

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辛丑定十年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宋

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地公作池暨字下有宋字暨與也不得已

之辭書弟罪宋公嬖也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書暨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

二子見脅於辰無大臣之節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

地景公庶弟公子辰之兄也富獵其嬖寵遽其居反十

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

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閉門不欲魋出奔也

毋弟辰曰。

辰朱景公同母弟

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魍亦有頰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

子公子地出奔陳。

地從辰言奔陳以禮景公

公弗止。辰爲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廷音誼也

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佗仲幾子公孫師曹

孫石無楮師段子

壬寅定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陽入于蕭。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

蕭宋邑

秋，樂大心從之。

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

大爲宋

患，寵向魍故也。

乙巳定十四年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丙午定十五年 ○鄭驂罕達帥師伐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

渠蔭罕公作軒渠蔭作憲蔭

鄭罕達子糞之敗宋師于老丘老丘宋地公子地

宋欲取地以居之齊侯衛侯次于渠渠即渠蔭宋謀救宋也

地

辛亥哀五年 ○夏齊侯伐宋景公與宋無釁王氏謂伐之蓋欲圖伯

戊午哀十二年 ○宋向巢帥師伐鄭聲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立玉暢岳出戈錫岳

感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棄及宋平元之

族自蕭奔鄭

鄭辰

鄭人為之城。邑戈錫。

城三邑間田以處平

元族

九月宋向巢

伐會孫

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

品。十二月鄭罕達救品。丙申圍宋師。

己未哀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品。

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

即罕達得

桓魋者有賞。

魍向戌曾孫出自桓公

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品。獲成。謹郤延。

二子米大夫

以六邑為虛。

空闕之也

庚申哀十四年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曹宋邑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六

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續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

之

夫人景公毋也

未及甍先謀公請以鞍易薄

鞍甍也薄公邑欲因

易邑享公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宗廟所在

乃益鞍七邑

乃以

七邑增益

而請享公焉

焉喜於受賜而請享公

以日中爲期

家備盡往

甲兵之備

公知之告皇野

即司馬子仲

曰余長甍

也

少長育之

今將禍余請即救

即救謂就野而救已難也

司馬子仲

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

得左師不可

左師向甍凡向巢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

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

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迹人主迹禽獸

之人也地至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疑遠非也介大也

公曰雖甍未來得左

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

難以遊戲

野曰。嘗私

馬。

常試也

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

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

言難

誅。應負其言。禍及子。

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應之不共。宋之

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

氏。

瑞發兵之符節也。

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

言從子仲之命。

遂攻之。子頡驪而告桓司馬。

子頡第

聞。獎告。應。頡音祁。

司馬欲入。

應欲入攻公。

子車止之。

亦應第。

曰。不

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應遂入

于曹。以叛。

哀八年朱滅曹以為邑。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

大夫以入焉不能

巢不能克。黓入恐公怒。禍及已。欲得宋大夫爲質。然後還國。定

不與

亦入于曹取質

巢不得宋質。遂黨黓入曹。劫取曹人子弟爲質。恐叛已也。

黓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

舍之。民遂叛之。向黓奔衛。向巢來奔。

巢奔魯。

宋公使

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

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

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

邑與珪焉。而適齊。

牛。黓弟。致其邑與守。邑之信珪而後適齊。

向黓出於

衛地。公文氏攻之。

公文氏。衛大夫。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

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

焉而適吳。

牛不微與。魁同仕。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

阮音坑。又岡。魯郭門。

外人也。

葬諸立興。

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興城。

辛酉哀十五年。

○鄭伯伐宋。

癸亥哀十七年。

宋皇瑗之子麋。

麋音君。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

兄劉般邑以與之。

劉音攬。麋之兄。

劉般愠而行。告桓司馬

之臣子儀克。

子儀克時在下邑。不與桓魋亂。故任。

子儀克適宋。告夫

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於子仲。

子仲即皇野。瑗族。

初子仲

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爲子。

杞女妣姓子仲妻也。立其子非我爲嫡子。

麋

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

師則老矣

謂瓌老不能為亂

不識麋也

麋則不知

公執之皇

瓌奔晉召之

召令還宋

甲子

十八年春宋殺皇瓌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為右師

緩皇瓌從子世族譜瓌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十世孫必有一誤

己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宋景公母小邾女曹姓婦人以姓繫夫以

弔景公故繫其子季平子之妻毋季桓子之外祖母也

季康子使再有弔且

送葬

康子桓子之子

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馬

肥康子名競遷也言康子有職助祭故勿遷

是以不得助執

緝

緝引柩索助葬所執

使求從輿人

使求從輿人

曰以肥之得備

彌甥也

彌遠也毋之昆弟為舅謂我舅者吾謂之彌甥也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

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繁步干反馬旂繁縷也宰宰夫或曰稱去聲謂宋喪車之旌繁不

知魯馬能稱否也

壬申哀二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

周

十六年

子高元公孫也得即昭公啓乃其弟也世家云昭

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

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大子而畜於公宮未

自立其說昭公得立之由與此不合

有立焉於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

皇野

皇懷爲司徒

非我從

靈不綏爲左師

子靈圖

爲司城

子靈圖

樂朱鉏爲大司寇

樂之

六卿

樂之

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

樂靈皇爲六卿皆降心

君大尹  
近官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詐命  
六卿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

樂左師曰。

靈不縱之使

六卿

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

勢重無德為  
基必敗

冬十月。

公遊於空澤。

宋邑

辛巳。卒于連中。

館

大尹興空澤之

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尸也。梁國虞  
縣東南有地名空

桐沃宮。未  
都內宮名

使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下

國也。畫  
謀計也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

宮中小  
寢外也

曰。無為公室不利。大

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

景公  
於大廟

三日而後。國人知

之。司城蒍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

也

言景公無疾死死又不發喪是景公無他故死由大尹之弑

得夢啓北首而

寢於廬門之外

北首死象宋東門曰廬門寢在東門外失國象也首去聲

已爲

鳥而集于其上喙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已身化爲鳥集

於啓上喙鳥喙也桐門宋北門也豕南尾北人君南面之象也

曰余夢美必立大

尹謀曰我不在盟

少癢止

無乃遂我復盟之乎使

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

朱地

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

皇非我

襄大名也

皇非我因子潞

即樂

門尹得

即樂

左師

即靈

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投甲使徇于

國曰大尹感靈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

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

樂出自然

皇氏將不利公

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無別，註惡其號，令與君無別。今按猶

言無他心，謂止從戴

皇不可再從大尹也。戴氏皇氏欲伐公。

伐

樂得曰：

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

大尹。

施罪伐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

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春秋左傳類解宋卷之四終